

道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六

方岳

巨山

祝文

帥幕謁夫子廟

某祗惟先聖之言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某何人敢贊籌幄其敬率聖訓勉哉維忠

諸廟

某未學軍旅何以畫諾帥藩懇辭不獲亦既祗厥事矣敢不以告境內之典祀

代督視府謁廟

乃四月辛丑皇帝制詔臣某虜為不道窺我邊陲汝往視師以張我本朝之大烈惟某力綿任重夙夜不

敢康誕將天威既已建牙于江表於赫王懷普天丕承爾明神與有責焉敢告

代督視府拜學

某待罪三府不能宣皇威遏寇虐以上勤天子之憂顧乃發大號俾出視師任重力緜夙夜思弗克勝任惟古者受成于學獻馘于泮兵固非司馬法也聖門大訓具在六經昔者嘗竊聞之某不敢諉曰軍旅之事未之學

南康到任祝文十首

先聖

某從諸生假守未知所以為政求惟道千乘之國聖有大訓某雖不敏請事斯語豈敢曰夫滕壤地褊小

兗國公

某惟聖門有仕者矣四代禮樂獨先師得聞之克已之功用固如此某敢不三省思所以為邦者

鄒國公

某假守康廬郡雖其壤地褊小亦固諸侯國也惟先師之訓諸侯一言以蔽之何必曰利某敢不奉以從事

社稷

某惟有社稷者其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祗事之始敢不敬率國典蒞眎壇壝爾明神克相之卹哉有土

二賢

斯道之傳至我有宋元公濛鴻之開闢也文公網緼
之新合也而皆嘗辱臨郡繼之者何人哉雖然遺書
具存某也童而習之白矣苟負明訓遺像在堂

西祠

某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
淵源之所自顧退然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祇謁
之始徘徊太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敢不以告
東祠

廬山天下勝處也士之高者爲隱逸又高者爲神仙
不隱不仙備哉五賢

谷源

某互鄉童子也生三月而公騎鯉白雲之鄉假守此

來聿旣老矣猶幸遺書在焉講切而揚厲之學者事
也某其與夫二三子者敢不力

諸廟

某蒙恩假守蓋與爾明神分職于是邦使曲如鈎濁
如泥而貪如狼某則罪矣爾明神其亟去之時雨暘
平寒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豐熟則將誰責而可某
亦不敢不以告

三聖

惟三大士發慈悲心雖一小邦賴饒益故敢予入境
致此瓣香願出普光迄成樂歲

邵武詣學

某自近移遠宜若貶然不得以終辭也祇率聖訓其

敢悔前之爲

諸廟

某治郡無善狀寬恩此來其臨政猶廬山之某也若夫時雨暘弭疵癘則有此邦之典祀在敢不以告

祈晴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也然時則民喜過則民憂神寧以向之甘霖爲今之苦雨而害于有秋乎敢告歲荐飢矣吾民之望此麥蓋中流一壺也麥旣穗而雨淫之神豈棄吾民爲溝中瘠乎某敢拜手以請

謝晴

常雨爲罰憂民之憂端笏以告伏陰以收歛氛戢雲相我有秋尚其相之時若維休

麥欲蛾而得晴蠶欲蟻而得暖刈雲縹雪有望矣某敢拜手以祗明神之休

祈雨

中夏大雩月令也相彼南畝維其龜矣有芄者苗亦旣萎矣吁嗟雩兮雨其時矣

謝雨

田龜矣而雨耕之秧艾矣而雨插之此則爾明神之有大造于吾民也令敢不端笏歸貺

祈晴

某入境則霖雨于今不三日翅矣意者山川之神不以某爲可乎抑民之望此麥蓋中流一壺也某不可則去之尚毋以某累斯民

土潤暑溽而禱晴某則罪矣然禱者再晴者亦再晴
固以黷雨固以溽歟今茲雨又晴某敢薦拜以謝而
以請

某宿聞雨翻九河而下之勢未渠央也亟起盥頰私
有禱于境內之典祀蓋夜寐之不暇遑也且朝視之
如飛將軍漢矢且盡突然解甲其小休如公輸般攻
械已窮忽焉銜枚以退而無亂行也爾明神之應如
響矣乃率僚吏並走群祀尚劃劃其陰雲而軒豁其
陽光也

焚黃

乃秋九月 天子湮祀合宮誕錫靈釐薄海內外士
自八品以上同休其親于是先府君秩親衛尉丞

而妣則嘗封孺人矣不肖子官未至負卽法無以加
是曰姑媿之則某假守康廬掌訝者適至過家上冢
古以爲榮敢奉先府君贈宣義卽告以白而焚其副
瞻言善慶臨發涕零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七

方岳 巨山

賦

秀錦樓賦

直寶謨閣汪侯守歙之明年政恬事熙民以嘉豫間
從賓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挹其山川而樂之喟然曰
吾先世郡人也今吾適守于是其得竊自比于畫錦
之榮乎乃作秀錦之樓樓成大會賓客落之而使其
民方岳賦之其辭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溯碧溪之紺寒
奉朝嵐與夕霏兮
秀色蔚其可餐挹浮丘而欲仙兮
撫玉蜃以盤桓曰
山川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
幾何時其此去兮窈

空老于汀花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長嗟皇界
予以左竹兮豈錦衣之畫行森戟衛之靚深兮燕香
聞其欲凝睇童牙其子姓兮耆老予之父兄羗昵昵
以兒語兮肯自詫于新硎幸里黨之我與兮散佩犢
于春耕嘻無事其可了兮寄吾筆于鷗盟偉飛樓之
聳翠兮納風煙于簷楹洗古彝之娟碧兮與暢叙其
幽情激沙彈與豪吹兮落孤嘯于青冥岡巒忽其翔
舞兮紛不暇于逢迎紫陽繚以西轉兮倚謫仙而自
矜北黃山其六六兮軒后軼而上征歸問政之東峙
兮逗春霧于花屏飄吾袂以輕舉兮訊許聶乎深雲
紉崇蘭以爲珮兮綴明月而成纓受山氣之朝爽兮
截鷺波之晚清夕陽澹其未收兮指素娥以將升弄

林影以扶醉兮酌吾樽于江山曰堯民其熙皞兮吾
何心于鑄頑鹿擾之則駭逝兮魚自樂于深潛審左
餐而右粥兮桁楊卧而晝閑來牟翁以相依兮桑麻
沃其秦秦吾與客而樂此兮覬扮社之皆春公在樓
而燕喜兮民歌袴而遨嬉孰有筆其如椽兮梯青壁
而劔之醜練江以爲壽兮取玉兔以爲卮起祝公其
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茶僧賦

林子仁名茶瓢曰茶僧予爲之賦

秋崖人問茶僧曰咨爾佛子多生糾纏今者得度以
何因緣豈其能重譯陸羽之經飽參趙州之禪也歟
纍彼灌莽翳于原田扶種族之瓠落引苗裔之蔓延

繫有尼父之歎磊若壺公所懸彼軀體之擁腫而猥
大者君子雖器之而未知其孰賢或剗而中或剖而
邊士採取飲于夜澗鳥勸行沽于春煙曾未若爾出
家在許瓢之後而成佛在魏瓠之先也試嘗爲掃除
霜出提携出山衣以馳尼之淺揭喜其梵相之緊圓
與之轉法輪于午寂戰魔事于春眠山童敲雲外之
白野老掬雪中之泉瞬木上座其少休與竹尊者而
留連嗽冰玉之一再搜文字之五千然後掛維摩拂
卧瀉山餅未嘗不歎曰奇哉此僧之精研也

白鹿洞後賦

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又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幸
得主藏書徘徊顧瞻有慨其嘆蓋歲行之無幾而世

變已不古矣乃次翁韻爲白鹿洞後賦招我同盟而
軟之其詞曰

始予眺眠鹿之町疇界白雲以爲壘嗟五老人者之
無恙獨有覩于二千石之維良朝予樂兮紫陽夕予
夢兮朱塘訊風泉與雲壑勞降猷而陟岡慨夫子其
未遠寧吾道之易荒言琅琅以猶在將彌久而彌芳
皇拊解其束懷一天視于帝庠倬雲漢之昭回紛恩
溥而德洋嘻同盟其念哉毋諉焉于氣運惟命義之
是閑豈善惡之可混與有獲以詭隨盍無悶于嘉遯
道烏在乎高深體吾身其學問將喻利以尺枉抑嚮
方而寸進念日用之常行奚先傳與後倦今來歌而
來游尚及門之子孫匪執經而問焉誰與歸兮共論

予既互鄉之晚主又主藏山之遺書悵莫企乎前脩
思盡復其舊撫疇去籍以放紛肆予度而予諏二三
子其來前矩吾今之步趨枕寒流以漱石有書右兮
左圖儼老仙之在旁何玉我之勤渠日三省以澡瀹
時四勿其掃除古之人何人斯而予肯同夫讀書城
南之符也駕長風而來思抱明月以翔集毋空谷其
遐遺幸聖域之優入以經籍爲友朋以泉石爲供給
佩猗蘭之秋香紉芙蓉而手緝盍歸來乎山中允麗
澤其講習清斯濯以自潔起風雲而獨立挹煙雲而
進之問孔聖之何執將玉林其與遨期瑤草之共拾
辭曰有鏘其珮琳琅璆兮風蕭蕭然山川穆兮翁乘
白雲駕言游兮道斯在斯如泉流兮勿遐爾心爲翁

憂兮歸來歸來吾與子來兮

水月圖後賦

吟嘯翁謚其圃曰水月圖而賦之以寄秋崖方某使
掇拾其遺餘次韻爲後賦詞曰

有秋崖人者雲半間以堅臥天四壁其皆空翳顏竇
之寂寂絕環轡之瓏瓏一我之外是人不通蓋其固
如此而又何有於手攬碧海氣摩蒼穹吟嘯翁問而
陋之曰子獨不見吾之水月圖乎餐沆瀣以淋漓與
造物而撞春少焉定則不滓以雲不波以風此吾心
之水月不可得而圖者也吾惟寫之以碧玉調醕之
以琉璃鍾辭花乎其屐齒松吹乎其裘茸容與綠淨
嘯歌臃腫則亦可以下視九垓之塵渺立千仞之峯

夫豈但樵風之可笛而釣煙之可蓬安得與子共橫
此筇談間飛白酒半潮紅落醉墨之汗漫鏘文響其
丁東雲合霧涵冰凝雪溶然則是不可得而圖也而
圖已具吾之胷中子能起而從吾遊乎亦聊以知吾
興寄之適而筆墨之工秋崖人忻然笑曰吾家蓬茆
景孰與翁吾硯荆棘詩孰與翁然而翁方騎鱷魚跨
蟾蜍將與飛仙以遨遊而莫之我同則夫之二物者
豈無清暉誰適爲容固未必如崖之人兮穿深逗密
若將終焉久矣冥吾身於亡何有之鄉等斯世於大
槐安之宮

繭窩賦

秋崖人飯牛而耕雪縉魚而煮煙以此與山相周旋

者亦有年矣爾迺攀蘿而上陟雲之巔則有若蒼虬
龍之蠢吾後青玉案之界吾前峙焉者環而不缺流
焉者弓而不弦秋崖人顧而笑曰噫嘻天其以吾蛻
鶴骨之寒而僊乎抑亦知吾隘蝸殼之凡而適乎不
然將遂泯沒其胷中之耿耿者而使無傳乎我之勞
於生也久矣雖閱宇宙於一瞬吾猶厭其贅也又奚
以徘徊乎人間之世洪忽于區中之緣迺營斯丘自
成一川所謂如蠶作繭自裹自纏者也而吾於是桑
既老以百剝箔已簇而三眠矣既事之夕山月正圓
顧見吾影風袖翩翩舉杯而屬之曰聞子行且有日
敢問身後之勳鼎孰愈目前之酒船且生而神奇我
則與彼異矣死而臭腐彼不與我同乎是區區者而

爲群徂之喜怒不亦鄙而可憐彼爵有穹於柱石冢
有大於祁連今皆荒煙滅沒野草羊綿則桓司馬之
石與劉伯倫之鍾均之爲雍門之一笑也吾焉知其
孰賢蓋自神農始方不能以無疾老聃獨壽不能以
無死子柰何其遷延昔子之蠶也物也其股躍不如
春蟲翼鳴不如秋蟬造物之所以予之者則然也今
予之爾也化矣安知下經緯而有用于世黼黻而爲
章于天人之精靈往來變化於大塊而無窮者是不
可得而致詰也行矣勉旃影未及對月沉于淵起而
視之不見其處惟吾在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七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八

方岳

巨山

記

耕舍記

耕舍秋崖人學稼之所爰也一之日葺茨二之日暨
塗三之日入此舍居舍中續斷薪爲床以牛衣藉夫
須襪襖掛壁左右耰鋤耒耜與凡耕之具皆在其朝
夕相勞苦不過芸夫莨子而常所談道者惟播種耕
耨鎌穫之事意自得甚而容或陋之曰始吾見子于
南窻橫卷案上搖膝長吟如春禽候蛩蚤夜不自休
予曰是子也成科第如摘頰鬣勤于業矣旣又見子
于西湖葛屨布裘且行且歌眠世間木居士真若不

介介者予曰是子也成豈直爲今場屋士進于學矣
迺今其識字田夫耶秋崖人笑曰嘻古者無不耕之
士而今世有不耕之農子不駭農之不耕而鄙士之
耕子過矣夫士而在畝畝之中吾意古不獨一伊尹
讀函七月見其人勸相穡事飢象郁然如嬉春臺如
飲醇酎非真謂士者不能爾其歲時推擇興于昨者
不少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此豈與少室山人等伍要
亦幡然于畝畝如伊尹者顧其事業不至于堯舜若
民耳故古之士起田萊而巖廊釋鋤耒而簪紱而其
在東阡西陌之間者猶能夫耕婦馱以釀成醇風噫
天下不見是幾百年矣而子以大冠峩如大佩襜如
坐而堯言進而舜趨若是者以爲士歟然則耕舍之
我庸渠知非南窓西湖之我也語未既秋崖人戴蓬
累笠掛書牛角上而出曰吾牛飢矣子且去

重修珠溪院記

珠溪有古尊宿曰謙禪師其言向在傳燈而院于職
方顧非禪豈其菟裘歟閱方志師以唐光化二年絕
焉而里有朝議大夫左武衛方長史良弼者爲建以
爲院吾意師故倦游歸而追寂于崖谷茅竹自覆將
不覬覬一草則院亦非師意其奚禪之以後三百有
六年當國朝之慶元丁巳院絕不繼里老父曰是
于長史公爲檀莫若其子孫之爲僧者嗣于是得法
秀睥睨者引謙左据調謂之禪思所以拚去之得自
代者有司顧職方氏之籍在而秀之徒普觀度爲珠

溪僧矣遂畀秀秀既沒其三傳子大才嘗以語予先是某甲者日飲無何蔑然無一分顧籍意山羞泉怩草木鬱悒今茲亦幾何年自吾秀師之來不出半語抄一錢而翼翼言言化爲佛事蒼藤翠篠安樂雨露俛入蒙密雲寒而吞幽者此前日之荒煙野蔓而櫛翳也延宇垂阿百楹相扶其岑閨艷深以廬吾佛而憇僧者此前日之頽欄斷礎而藜墟也鍾磬鏡唄華鬘幡蓋朝夕贊揚以祝 世界主萬壽者此前日之蟬吟鼉怒而衆狙之悲嘯也秀信有力于此願書以無忘吾師又曰吾師積十有餘年之勤以克登茲蓋其難已甚且物之成壞相尋無窮當謙老時知見之香普熏斯入院必瓌偉桀特渠翅于今至其中微一

卧榻不復振拄憶吾師披徑則入景象蕭然不自意遂能起廢如此今謙爲前第一代住持秀爲後第一代住持不書無以示後之人廼爲書曰嘉定五年秋九月庚申僧法秀修珠溪院成嘉之也

依綠堂記

客有名其堂曰依綠而謁記于予方子方子曰何哉子所謂依綠者豈平沙漫流襟帶左右碧淨一色煙霏吐吞而水搖山動于倒影之滅沒乎曰否吾嘗見雨霰雪蓬嘯歌而漁江鷗沙禽浮沉下上于玲瓏窈窕之外曰此惠崇郭熙得意小景也寧有是乎曰否吾鄉無陂湖而溪清不塵春染而鴨頭秋吹而龍鱗徃徃自多幽處子亦與溪友提携山翁徃來而朝

夕于是乎曰否如此則子何以名而予何以記曰吾嘗手疏澗泉匯爲清池時雨新霽春草怒長吾酣然醉卧不知阿連之夢我少焉醒但見白鳥間暇深翹于平蕪短莎之間有魚圉然條爾遠逝藻翻荇亂牽動寒碧吾以爲有江湖之思焉若是何如子方子曰噫心與境忘則幽想逸發神游飄蕭極意所到忽若有遇雖未嘗登稽山而識賀老鏡湖憶子猷訪戴安道處猶可想見而夜半之雪興故在未嘗泛沅度湘而見娥皇舜英之古愁班班于蒼梧之竹上者未歇而屈大夫滋蘭之秋畹采若之春洲固無恙也然則余三問而子三否者不旣在几研之間履屐之下歟曰某也恐未能子姑記

狼山寺重建僧堂記

狼山面江腋海以山水之勝望淮南而寺又最古異時戶外之獲常滿鍾魚鏗鐃出雲雨獨所謂僧堂者久不葺繩樞縻棟懼將壓焉率翁居無幾何徹而新之向之靳不捐一金者謹施惟恐後積至三千萬不日月而成百楹相扶有嚴有翼而明樓閣麗軒豁殆與此山相雄長蓋今之所有而昔之所無也余聞學道者巖棲而谷處巢跼而雪立其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雖把茅蓋頭猶以爲泰乃今蔭華屋連高甍有五侯卽第溟滓然第之者不跌而坐不脇而卧其亦有所思乎海山茫茫江月泱泱率翁試嘗以余言問之翁名慧恭字敬可是役也始于端平三年十二

月之戊子成于明年嘉熙正月之己巳而記于是季
四月之壬午云

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題名記

余教授滁學之明年今端明趙公以書幣聘之佐帥
事辭不獲則考前人之嘗爲此者而石燬于兵老吏
無傳焉蓋自洪內相咨變而下僅僅得若干人余旣
爲屋三楹于廳事西乃刻而龕之壁而記之曰惟楊
古都會帥嘗選用重臣辟士公車豈但取陳琳檄魯
仲連書于公異露布以望一府而已軍旅之事吾夫
子以爲未之學而今畫諾藩岳者有軍事焉可不謹
歟夫氣餒者不足以直是非識汙者不足以明利害
慾牽者不足以斷可否器拘者不足以寄安危蓋必

如董生相江都王時乃可耳夫然故官卑而望則尊
職輕而責則重列其名氏必有指之者曰某也直某
也謾某也回某也正而又可不謹歟

休寧縣修學記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田里而爲學者也故自三
家之比隣屬而午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
序此非古所謂鄉校歟族有師州有長鄉有老此非
古所謂鄉先生歟士生其時出則相耦于同井之田
入則相友于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
以幼吾幼而已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矣井
田壞學校廢士之羸糧外遊者無方而專門名家之
學興大師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捨墳墓而去者

幾希而人心始漓故漢之號爲儒者其下者爲桓榮之稽古其高者爲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者爲董仲舒之明天人而止耳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盛布滿郡邑雖田不井授而欲士之不去其鄉而爲學則猶古也休寧壯哉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異時校官有望府溟滓然弟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之爲也於今百有六年矣厥棟維摧厥甍維頽瞻言宮庭上頽有泚歲時祭采僅僅無落事而已內相程公之歸里也壹大葺之言言新宮殆不舊翅是歲某起家入掌故道休陽聞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於斯而可諉吾父兄子弟爲聞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

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子弟爲然則公之興學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意與邑大夫吳君遂與凡有職于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於其辭不可則諗于衆曰 聖有大訓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然而行于蠻貊者易行于州里者難獨何與州里得之于其常蠻貊得之于其暫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爲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修其身者愈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婦子也夫子之所以聖不過鄉黨一書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蘊矣諸君能耕而遜畔則畝畝而

伊周能行而後長則道塗而顏冉奚必曰稽度數以爲博談性命以爲高而後謂之學哉是則鄉先生所望于鄉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公之德公名珙字懷古 先皇朝翰林學士今爲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云

野堂記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蘇長公語也秋崖人衍之曰可無肉不可無竹可無惟不可無書可無餐不可無山可無口不可無酒鑿空作此想有年數矣先廬燼于鄰火之明年予歸自惟楊至則無所於居乃僑寄于別屋里人所謂相公牌下者屋敗甚疲吾力苴補之然後向之上雨旁風僅可床几而予心鬱焉

祈雖在萬山間不過數十家聚耳邑屋庫矣然能礙山市聲少矣然能聒書則亦且將柰何哉予友余義夫知予食貧寄錢萬予歸諸婦曰謹司之是可買秫田釀矣無何而鄰有售其居而遷焉者則又謀諸婦曰酒亦可無而彼三者真不可無也盍以秫貲易之吾將撤老屋以放山井方池以舍水而剌汙萊以行竹吾貧無聚書能讀見書其中亦堪老矣彼麩生來不來無足計也婦始猶勤之曰某氏屋以居貨某氏屋以居孥子何爲者汲汲然落窘貲事閤屋得無左乎予曰恬者所娛夸者所迂廉者謂得貪者謂失天下事皆然不獨此也予不能畫計然半策以糊予口向營十一必喪十九又不能識仕塗捷徑和出旁行

三入承明四至九鄉吾其委耶順耶自浮自沉人生
行樂耳須富貴何心婦既無柰予何則取而賀之因
其舊而葺以宇者堂大方而度堂之上者閣蓬以屬
步于堂者航而皆謚之曰野蓋予野人也於野宜既
成山吾門焉何其比鄰也竹吾園兮何其友朋也堵
環不能畝而野意略具則指謂婦曰斗酒安在今欲
令封德彞見之何如乃相與笑而書之壁

徽州平糶倉記

淳祐二年春太守鄭侯勸農于郊有荷篠而歌者曰
田彼南山維石齟齬言刈我黍不盈其筐既又歌曰
糶而珠乎其曷春吾襦乎炊而玉乎其曷果吾腹乎
侯式車而聽之喟然嘆曰噫是力穡而嗇收有年而

貴糶者也徽民鑿山而田高耕入雲者十半其力貧
而食貴吾念之甚獨即挺于火民廬官寺有役具興
今幸復故初而力且匱而吾且去矣雖然吾渠以其
匱渠以其去而憇吾民哉于是游觀之娛厨傳之飾
歲時交鄰之聘苦節酌損得十萬緡揭以爲平糶本
俾有司秋入而春出之以相循于無窮氓也其何幸
雖然知及在初仁守在久使景壽昌而在常平法通
百世無弊矣伐石以屬之後子雲氓也抑何幸雖然
涸轍之升斗孰與相忘于江湖夏畦之桔槔孰與無
德于雨露侯歸而報政推此類爲上具言之氓也重
何幸侯名憲字謙仲吳人是歲二月旣望郡人方某
記

方氏萊山堂記

吾宗元美入蜀之年欽吾扉而西也爲之烹伏雌相勞苦意其單車爲萬里別不能無惘惘然者顧作而言曰某解邊縣印綬屬耳旣築屋于溪居之北山取詩所謂北山有萊者而謚之曰萊山堂子爲我言其意予曰元美之爲是也將爲隱乎則方泝瞿唐灑瀨而上訪諸葛公平沙之石絕而攷求曹劉諸人褒斜出入之塗此其意未休也子何有于萊將爲仕乎則山人去而蕙帳空矣意其碧叢翠穎遺風罷月而子樓之以爲名萊且有辭于子雖然古之人不必隱時而隱不必仕時而仕莘野一犁之雨磻溪一絲之風蓋將終焉及丹書陳溪惟空碧耳伊訓作野惟寒青

耳是以君子有感于時也詩固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泉只君子邦家之基此成王周公極治之時乎故其山中之人方且出而覩鳧鷖假樂之光以媚于天子則其所謂臺萊者夫固詩人所以興也勉旃竹矣子毋謂古遠乃爲反招隱以寄声北山之萊曰萊萋萋兮山之幽翮王孫兮駕言西州松桂寒兮蛟龍摻嘻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萊艾兮山之靡泐王孫兮孤鶴與飛芙蓉裳兮菱荷衣微山中兮云誰之思是歲淳祐三年夏六月乙丑里人方岳記

只恁麼軒記

秋崖老農于耜勞止生息惰相輟耕而遊意行澗岡可五六里至阿闌若號曰珠溪有小齋房朴素幽潔

跌足而坐松風可人住山老才作茶供已即從座起
而白子言我觀世間何者非幻茲是陋室強為我名
爾時秋崖告才老師但只恁麼于名何有師大歡喜
此即是名、只恁麼無不可佛所說義亦復如是
乃為作扁而說偈言是心如虛室本自無一事若能
只恁麼緣累從何生而一切凡夫不肯只恁麼妄生
顛倒想流浪五濁中見種、慙泉熾然起貪癡無名
着愛根念、在富貴由此一念故戈矛生于心猶如
瘴毒蛇竟日思噬齧又如彼陰賊含沙而射人是人
墮邪見展轉無是處我有一法門非作亦非止罷茶
與淡飯直批現在身於十二時中無復起妄想得安
穩常住不以苦為樂如鵬與斥鷃無適非逍遙如魚

自潛深不艱鉤上鉅浮念一掃除心逸而日休我今
作是偈付囑于諸人能只恁麼者君子坦蕩蕩是名
佛境界安樂常歡喜不能只恁麼小人長戚戚是名
麼境界云何離垢纏若人了此言究竟漸淨覺淳祐
四年三月望日

月莊記

直山居之西衡為室者五牖一以為軒墀二以為廩
而虛其兩夾以居用蓋村墅云而成之日適中秋也
晚色新霽群山蒼蒼碧宙寥沉月明如霜歸謀諸婦
洗吾老瓦落之因以月名吾莊嗚呼噫嘻二十四橋
物是人非戰血化碧腥風為悲曾不若崖逕秋老寒
光入扉竹露自瀉梧風尚微是知月與山家為宜廩

樓夜午乾坤一卮據床豪嘯川險山巖曾不若林影
瑣碎澗彩陸離引聲長哦莫知孰誰是知月與詩家
尤宜蕙房葯戶翠幄翡翠怨之以鷓鴣之哀彈激之
以雌鳳之孤歛曾不若冰霜竹屋煙水茅茨窺孱顏
以排闥寫橫斜而出籬是知月與貧家大宜予貧也
而山居天又不靳其與乃窮于詩是兼三者而有之
月固莫宜于予也然則卧予于元龍百尺之樓延予
以郭隗千金之臺而欲與予莊易也請固以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八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九

方

岳

巨山

記

吳元鼎友梅堂記

疇昔之夜夢與客行溪谷間沙清水寒微霰暮集有
梅焉蒼皮半皴偃蹇苔石相與顧而樂之客曰寒江
蒼蒼山月荒荒側倚崩崖幽然自芳非釣瀨之嚴光
乎於君意何如秋崖人曰高矣抑未也離世而立于
獨藪澤處間而已矣客曰天地既春草木既津憔悴
惟腊于澗之濱非離騷經之靈均乎於君意何如秋
崖人曰介矣愈未也非世而異于俗枯槁赴淵而已
矣居吾語子吾將進子而易其觀可以希賢可以作

聖則指而謂之曰波萬仞立壁煙昏兩寒老色如鐵
凜不可干子盍觀夫孟軻氏之巖巖此頽欄敗瓦野
意蕭疎有羨一人雅澹冲虛子盍觀夫子顏子之如
愚若然者於子意又何如也語未既有剝啄驚周公
者則東方白矣秋崖人蹴樵青曰起扣門者非曩客
也耶闕之則竹洲後人訊也君之言曰吾鄙在山林
無與從吾兒游者旣擇于梅使友之作堂其間以識
吾訓子其爲吾發焉噫嘻曩旣與君言矣欲爲記者
無以易是君其語而子資深菊吾知其爲隱者也柴
桑之遺民也蓮吾知其爲君子也濂溪之老仙也若
人者隱君子而非也顏與孟丈人行也而其友之云
乎逢原勉之毋或使玉立堂下者割管寧之席作愁

康之書也竹洲後人曰吳鉉元鼎秋崖人曰方岳巨
山而是歲爲淳祐之著雍浚灘云

就日堂記

出五老門不數武道西有敗屋相撐拄曰翔風亭者
蓋守臣率其屬迎拜制詔處也臣至郡之再月一夕
暴風雨枿去之顧而嘆曰茲其所謂翔風者耶康廬
前左重湖渺莽無際風蓬蓬然起于鄱子之澤蹕數
千百里撒巨浪而蹙于揚瀾左蠡之口突怒奔放長
驅而直前其鋒銳不可當也而廬山幾千仞橫其身
捍拒之以故反射回薄震撼器號不連日夜不解也
其可驚可愕畧如是而何取於風乃壹大新之而易
其名曰就日堂夫吾君以帝堯之仁臨照寓內赫然

離日之麗也臣觀于離聖人以南面聽天下而重離
六爻惟六二爲元吉重離君象也黃離臣爻也君離
其明而臣離其吉何也二五交者離其照也不交則
豐其蔀矣然則方國奉細書之札而使吾民近天子
之光將誰責而可毋但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無
敢不下拜

歸來館記

始予守廬山有餽舟橫吾境者榜之百亡何而荊州
牧詰怒之曰吾人也爾之榜也奚其可予復之曰吾
境也彼之榜也奚其不可公牧荊州老僕列戍江東
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具析之是鄙我也鄙我
不如斥牧愈益怒舉劾之朝廷薄其罪宜移武陽即

日解印綬歸問訊竹樹亡恙外步雪林而下繚山之
麓以西屋其坳處爲三間號歸來館間與客醉起而
歌淵明之辭則和之曰歸去來兮青山白雲今始歸
渺人生其幾何奚一喜而有悲曩輕涉于世塗駟予
馬兮弗追今幸返乎林壑將兩忘于是非天地寬兮
蝸殼風日醞兮牛衣朝土銜其無煙飽空山之翠微
陟彼高岡如磨斯奔我松我閨我竹我門不知今吾
若亡若存有冽者泓可瓢可罇蔭琅玕以清闕洗吾
前之媿顏彼蒼生其柰何笑東山之老安林木寒其
秋秋禽鳥樂而關關山喜歸兮獻竒露崖峩以駭觀
檜喜歸兮遠來龍蛇走而夜還宜老子之杖屨野色
暝其盤桓歸去來兮吾微斯人誰與游此腰折于兒

曹盍與世而無求匪吾郵而我督時則然其何憂惟
出處之在我寧稽決于龜疇乃苦樵舍乃蓬釣舟命
山翁與溪友專一壑兮一丘有談及于當世浹吾背
之汗流百有餘其已足三不帝之宜休已矣乎吾行
吾止時乎時時乎不時其誰留不吾乎館將何之間
從春沂歸不與黃石期羨煙蕨與雪菌醢春臯以耘
耔或作勞而小憇枕蒼石以哦詩闖吾籬者推去曰
洗吾耳其無疑歌既書之壁是爲記

荷嘉塢記

並吾廬而北有山環焉版圖姓之曰何家塢自吾之
家于斯也墻其口而圃之而沼之而亭之蓋思所以
易其塢名而芸夫樵子之熟于口吾易之而彼之不

吾易也乃元默困敦之歲有蓮駢生于其沼予忻然
笑曰茲其所謂荷嘉塢者歟芸夫樵子之不彼易則
吾易之矣於是具著所塗而次序之凡我同盟毋惑
多岐一東一西孰指爾迷作入山村處彼痴窟即堆
錢百屋我無儲胥一燈夜讀作着圖書所它山有梅
矯矯玉立不同衆芳春風遲日作百花頭上之亭我
秣我田亦足以釀西風吹塵曾莫可向作歸來館有
濯者蓮處汗而潔勿遐爾心濂溪風月作君子亭山
下出泉有坎其泚寒斯冽斯幽人所履作寒泓言抹
其芻田彼犖塢對眠夕陽亦勿扣角作飯牛庵惟春
孌孌惟夏躑躑惟冬悄悄惟秋杳杳作秋崖耕不一
堙鉏不五畝耳目口鼻皆吾之有作田園居至是則

復于圖書所以歸吾廬而山之觀止矣方子日一再行不大風雨不廢也顧其老竹窮木非有繁華之奇草亭葺屋非有棖題之觀而山之豁如谷之奧如林嶺之翳如亦有足樂者穿幽遐深繚繞嵐翠蓋窮日之力而後饜也然則聲色之盡其心孰與禽鳥之適吾情軒冕之枯其身孰與泉石之忘吾形當世之名鄉材大夫幸得遭時清明謨格長治安得而從予遊乎樂哉斯丘山翁野叟之所同而高人勝士之所獨也予其可哉寶祐改元第一日塢主巨山自記

徽州重建慶豐橋記

寶祐改元新安郡浮橋成太守臨邛魏侯克愚使其僚王宗說庀之而使其民方岳記之詞曰

自古在昔胙邦建侯四達其疆廬積梁舟有圯弗興是謂失政君子即之規陳議鄭匪川靡梁不能爲國乃心匪民則莫我卹周官呂命職在有司民自爲民曾爾弗思憲憲魏侯鶴山之子鶴山之子寧弗知此乃闢貢闡乃增貢籍政恬事熙靡纖不葺迺梁迺川迺心迺民迺寢迺興維勇于仁維歎之溪朝宗于京江吳荆楚南東其行淫潦悍湍兩涘千里有比其舟坦坦如砥始誰作之劉侯炳名厥旣歷年午縱卯橫今侯曰嘻是不在我匪用之裕惟仁之果慮事屬植乃巡爾功爾功爾傭毋失爾農出斛于庾百又五十出緡于府六萬有溢四十其艘脩六百尺以今視昔益三之一治鍊爲笮翼其兩旁賦丈倍脩以時闔張

上春經始民謹趨之季月告成侯來落之有翩者鳧
汎汎運漪背負長虹作鱗之而侯曰美哉旣堅旣良
民曰允哉廼康廼莊習坎重險維其夷矣過涉滅頂
汔其濟矣不川而遊不徑而踰凡人有心履此正塗
於休我侯惠我無疆匪惠伊教子孫不忘歎山叢叢
其水清寫刻此銘詩以詒來者

頤齋記

予與從之共燈火于珠溪厥旣三十年而餘矣予再
苒日以老學益落而從之謁予記其燕居之室頤齋
予曰此非予所及也盍見孟子而問之古今言頤未
有如吾孟子者其言曰養一指而失肩背是爲狼疾
人矣養楨棘而失梧櫟是爲賤場師矣何哉子所養

而有省於斯也昔者聖人之畫頤豈但象其豎頰頰
插齒牙率天下後世爲飲食之人哉其所養必有大
于此者故曰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小
人者以三釜爲榮以五鼎爲貴所養者外也大人者
不三釜而芋不五鼎而貴所養者內也然則萬錢之
食一頤也一瓢之飲又一頤也侏儒之飽一頤也首
陽之餓又一頤也子將奚擇焉五色令人目盲則如
非禮勿視以養明五聲令人耳聾則如非禮勿聽以
養聰聶孺于世利之塗則如非禮勿言以養神顛冥
于嗜慾之境則如非禮勿動以養志必若是而後可
以觀頤矣子亦識夫君家諸人之頤乎由頤者安石
也不出則如蒼生何從之曰僕謝未能朶頤者元暉

希夷也。嗙風朝月，以垂涎于世利之鼎而已。從之曰：僕敢不戒顛頤者，靈運也。猖狂妄行而禍及之矣。從之曰：僕雖不敏，然亦知所擇矣。然則子其勉旃于觀，願乎伐牛山之木，非也。摠宋人之苗，尤非也。如欲觀之，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者也。朋友司過，敢告靈龜。

在庵記

予歸耕窮山，與世不相聞者三年矣。今嘉禾治中曹君鄴歲歲爲屬記，其所謂在庵者，君之言曰：吾家許峯下，故旌陽所嘗井曰也。因姓之云，突兀撐空斗起，雲海上數千仞，而派其支爲小嶼，意象閎窈，風氣盤互，則不肖孤所以奉吾先君子衣冠之藏也。爲人子

者，不敢以其心死，其親亦不敢以其力儉，其親則延之而宇之，翼之而榭之，繚之而港之，規之而湖之，千嶂所環，嵐暝噴薄，邇青遠碧，縈幽逗深，吾所不能言者，工所不能畫也。吾獨能言致思其堂，履濡敬享其室，朝暉暮雲，其亭而又著軒焉，爲齋居精舍焉，爲僧館最其凡曰在庵而已。吾固也，其惟子之記。岳惟平川先生以經學爲師，儒以論諫爲御史，以言議風指爲侍從，天下之名能文章者，非其輩則學徒也。顧平生於予文也嗜之，尤治中君不彼之誦，而予之諉，千數百里走車牛口下，而曰：此先志也。其斯之謂在歟。一念所存，無在無不在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是謂之在矣。正明目以視之，而不見，傾

耳以聽之而不聞不謂之在乎由前言之則羨墻亦堯河洛亦禹凡宸奎寶畫奏篇進卷之藏此山者皆平川也由後之言則赤舄非周蒙俱非孔其環金植象形色繪畫之留此堂者謂平川歟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平川有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治中君勉焉然則所謂在固在此不在彼也迺若先生之行事則其狀在太常其傳在太史不書寶祐改元重陽日新安方岳書

朱氏六可堂記

孝經非純聖人書君家文公疑之矣不惟文公致堂先生疑之不惟致堂玉山先生疑之至所謂六可者則又裂取北宮文子道楚令尹園之言文公筆而削之固已在刪去九十字之中矣君今倚以扁其堂而又屬其記于予得無家鷄之厭而野鷺之嗜歟試嘗與君慨想夫洙泗之上神遊乎孔曾之間親見其穆然燕居席間函文精聚神會熙熙泰和則堯舜禹之典謨具存而伯夷后夔之禮樂固無恙也此其言行德義容止進退蓋已粲然在目中矣故夫動容周旋之間君子於是而觀學焉孔子之所謂仁不過視聽言動之四曾子之所謂道不過容貌顏色辭氣之三然則六可者固學者用力涵養之地主敬持守之則也君姑母問其爲漢先儒之訓詰唐問元之章句而以夫之六言者就其所謂可去其所謂不可則一貫之指不言已傳六可不在忠恕乎自任之重死而後

已六可不在弘毅乎好修者三省自得者一唯魯何
人哉希之則是君名某經畧公之諸孫徽文公之族
子也予雖未識其人而能作堂儲書以夫之六言詔
厥後其斯亦可書矣于是乎書寶祐甲寅除日里人
方岳記

方長者祠堂記

畎畝而有後世名芻布而爲衆人利此其忠信之行
乎州里睦婣之洽乎比鄰必有非聲音笑貌之所能
爲者大夫卿士身都顯榮而生無益于人沒無傳于
世者多矣乃吾祖吾父退然寒素爲鄉人所推尊一
言折衷兩訟消彌蓋有王彥方之遺風焉平生所爲
力不足而心有餘事雖微而利無窮義役特一事耳

邦之人士安樂無事者五六年兩公久沒已而思
之不能忘也乃爲作斯堂而表之系之詩而使歲時
歌舞之其詞曰

田瀟瀟兮山蒼蒼
秋穫兮春條桑
雞豚兮保社夕
下來兮牛羊逸
我兮穀我云誰之思
兮此堂有臞其
仙兮有白其鶴與翁
而三兮提福吾鄉
鼓坎坎兮豐年予
胥樂兮烝嘗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

方

岳

巨山

序

送許允杰序

往時許太空見予竹西總洛陽賈生之年耳得其文
一通怪怪竒竒坐人盡驚亡何其怪竒者取魏科
怪竒何負于文哉後二十年太空以書介其從子允
杰來見讀其編則亦怪怪竒竒問其年則亦僅僅陸
機入洛之歲是何許氏之多英妙而怪竒也予方老
退不得與于斯文見所謂怪怪竒竒則驚耳固
嘗問太空曰昌黎謂易竒而法文竒可也山谷謂竒
是文章一病文竒可乎法而不竒程衛尉之治簿書

也縱無勝亦無敗奇而不法李將軍之不擊刀斗也不大勝則大敗矣其曰文章一病非歟若歸盡取六經以來至于諸子百氏以及稗官小說騷人賦客之所論著反覆熟之當自見左氏怪奇于春秋莊騷又怪奇于左氏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者又怪奇于莊騷愈降而下之則文人相高務爲艱澁難字生語棘人喉吻而以不能句讀爲古則亦陋矣于其毋文勝而理負毋言深而意淺毋論卑而氣弱毋思殆而學罔則怪怪奇奇將又無負于子矣

滕和叔尚書大意序

吾州以經名家者多矣書爲最以書名家者加多矣滕爲最書自程文昌王大監皆有所論著天下所謂

程泰之禹貢圖志王晦叔尚書小傳者也至溪齋先生與其弟合肥令君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滕和叔漸涵于二父之淵源披剝于百家之林藪蓋自與予別三十有五年矣一日訪予崖底出其所著書曰尚書大意者十二萬言教予曰子亦知夫凡書之有大意乎猶之木爲本而非節目也猶之水爲原而非派別也若書之大意則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予授而讀之既請曰以中爲書之大意吾未之前聞也子於何有所聞曰予聞之先君子先君子聞之紫陽翁紫陽翁聞之濂洛諸老而予發其秘者也寶祐乙卯重陽日友人方岳謹叙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一

方岳

巨山

銘

鼎硯銘

劉仲子有鼎硯禿耳缺足而質甚良予為之銘
滅其耳兀其趾以貌取人失予羽誰其犢之子劉子
能出神奇金玉汝

唯塾銘

一貫之傳曾氏子家學也余取以名番易曾虞之塾
曰唯則為之銘

方人者賜起予者商於道則遠向若望洋昔者曾子
惟聖所許微果微藝厥妙維魯吾道之一匪言可傳



原件短缺

受授一唯口耳俱捐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咨爾門人
于予爲贅勉哉聞孫歸其揭之勿迂以高勿狹以卑
毋曰忘言又焉容力三省吾身其自茲入

敬思庵銘

從弟質庵于其親之墓而問名于予爲名曰敬思記
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銘之以
爲故

犬馬有養豺獾有祭彼人是哉不敬胡異厥維敬矣
柰何勿思忝爾所生何辱如之我卜斯藏是畚是鍤
我考斯堂于享于芟景彼高山有鬱楸梧曰予蒸嘗
曾是孝乎孝思伊何勿親之辱言禔其身維親之欲
我庾則京我經則籩孰爲親榮厥聞維馨允敬允思

客有饒予三石其汎汎若沙禽者命之曰忘機之
鷗其引吭長驚而半身不隨者命之曰不鳴之鴈
其鱗介穹然似伏龜而無首無尾者命之曰藏六
之龜各爲之銘

久而狎之吾亦不下迫而玩之吾亦不舞與輕波盍
眠雨于嗟鷗兮

不飛而鳴其孰驚不鳴而飛亦或亨不飛不鳴誰爾
爭于嗟鴈兮

毋曳其尾寧滅其趾不靈於人靈於已其如予何豫
且于于嗟龜兮

贊

吟瀑圖贊

客有盡予巖谷中抱膝而觀瀑布者予目爲吟瀑圖而贊之

有山叢焉其蓄泄雲雨者谷也有水垂焉其凌厲冰雪者瀑也有人兀焉其膏肓泉石者僕也

季觀真贊

不崖以巖不波以隨蓋嘗曰古今一笑耳天地一醉耳此自若人曾中之竒也彼毛錐何從而知之

牛衣贊

月寒甯戚之歌雨濕王章之泣藉盤礴乎愛景之春忍穀棘於繁霜之夕予取而棲耕舍之壁間亦聊以愧夫無補于世而襲重綿之麗密者也

晉謝文靖公真贊爲建安謝說作

絲竹雲林妓女真壑此亦一安石鬼域老姦風鶴勅敵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空谷之響無迹要未易窺敵手之棋而訾折齒之屐也

自贊

謂爲士寧有識謂爲農又無力面如巖崖耳如壁此其所以爲山中之黔而非人間之哲也歟

又

三事之所不事四民之所不民謂爲阨窮耶則廊廟未必同一丘之逸謂爲寒餓耶則簞瓢亦何異五鼎之珍嗚呼噫嘻予非淮陰侯之所羞與噲等伍而柴桑醉夫自謂羲皇上人者耶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二

方

岳

巨山

箴

復齊六箴

不遠復

適燕南轅爾迷爾岐尚其未遠跋予改之

休復

休者止也能復則止拳拳服膺顏氏之子

頰復

而既得之則又失之曾幾如是而不踣為

獨復

萬物皆流止者金石衆狂一迷惟君子特

敦復

為復有道患不自覺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迷復

爾有廣居局其勿歸惟聖作狂差之忽微

蒙姪名訓

星姪將除喪與名曰蒙而字以養正乃就其身之所當體察者釋蒙以訓非釋經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童蒙者何赤子之心瀆則汨矣惟幾惟深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

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塗人皆禹毋曰爾蒙允哉養正作聖之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夙喪父母惟險之極何以出險果行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習俗桎之利懲梏之法以正之庶或脫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彼愚且闇亦有一得能受能容維家之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相彼烈女潔玉清冰毋失爾身小人之朋

六四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孰發爾蒙維賢君子爾則遠之困斯吝矣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則毋我巽則毋必維順維巽童蒙之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

上下順也

孰為爾寇血氣以之勿或使之惟其弭之

謝謹習字訓

學飛曰習其在厥初相彼雛矣驚其茁矣萬里一息

維其習矣咨爾謹習迅靡日矣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二

方岳 巨山

題跋

趙景山村田集

宋魏諸王孫率以詩名後世至唐盛矣賀白其巨擘也怒鯨橫鷲捲海倒流而其盛止於詩本朝出其才與天下共麟趾之彥滋盛獨詩乎哉四靈清語不枯秀語不迂抑紫芝其尤也續遺響於寂寥發妙彈於孤曠將從村田叟問之

程務實詩集

夏六月務實寄甲乙藁予時未暇讀也自意登斷崖酌窪樽與務實招雲月而話襟期在此行矣至則務

實病于春之足予又病退之之瘧不知溪煙沙草真
愁我輩耶子璋觸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只此
兩語瘧鬼辟易三舍今當實君詩床頭試觀定何如
也

吳晞之家集

醫而世十一世而藝百一藝而儒千一不藝世耳不
儒藝耳奚其醫晞之之醫自其祖曾七八傳而所謂
隱微處士南薰老人者率有集方志所書宜信晞之
勉之涪翁評畫謂使其胃中有數百卷書下筆當不
減文與可矧醫乎哉晞之勉之予以掌故過都之年
道病晞之投方匕劑立蘇醒因書以附家乘

王周卿註鶴山詩

前輩詩多矣周卿獨爲鶴山故鶴山詩亦多矣周卿
獨爲其在渠陽時故風雨淒淒鷄鳴喈喈鶴山以之
他山有石可以攻玉周卿以之淳祐二三十九款人
方某書于桐廬舟中

董同年先世所得

仁皇御書刑政二字

此神文之所以聖也慶曆之際於斯爲盛臣某恭書
董仲鈞所藏晦庵殘帖

淮南王安丹成其遺餘於杵臼聞者猶能使鷄犬皆
仙此瑤殘帖意與甚哉董氏之好學也後學方某敬
觀

李氏唐告

往年泊呂城尋竹巷李氏求觀王仲言所謂唐告百餘軸者主人翁入城府辭焉他日館丹陽客有携咸通中大花綾告相示者問之大鄭王之冑家金壇西岡又非仲言所見也唐家三百年冠蓋誰有詩書到遠孫蓋范文正道吾宗事嘗為客誦之甚恨不曾作衛公故物記也後十年客復來請余記當時語客名夢得連取薦書為名進士歛人方某

朱祐之詩

余義夫稱祐之與其季書一筆萬頃讀之不能休今觀此集乃蘇長公所謂收捲波瀾入小詩者耶秋崖人方某

竹所主人所藏余詩

竹所主人謂汪君正已也其師面目嚴冷出語輒撐觸人君每每以樂易左右之屬聞其師亡為藏劍履問政山能使其徒竭力無幾微見於顏面此李將軍不擊刀斗法也李廣程不識皆為漢名將然士卒苦不識而樂從廣吾未知其孰是君歸見所中青士問之

程少章文藁

少章少時挾老筆場屋間大略如李將軍與匈奴左賢王戰時漢矢且盡吏士無入色而意氣自如軍中服其勇也既不得與諸妄校尉等伍輒棄去更為表啓箴頌以從諸公貴人遊則又似東方曼倩與郭舍人戲為隱所謂伊優亞彌吽牙漫不知為何等語而

應對鋒出莫能窮者今老矣見予辟雍眎其謁官人
矣亟從履迎謂之曰飛將軍迷失道天也非有先生
得無嘗給騶朱儒乎何其息澤侯也少章曰士有桑
樞甕牖矻矻窮年而莫之與者有高冠侈袂放浪江
湖而莫之返者要之亡羊等耳予家筆峰下有田一
壟予將駕黃犢其中時或作勞酷老瓦盆以醉雖與
子州里吾將洗吾耳也况諸公貴人哉予笑曰少章
今又一變爲漢陰丈人耶書以爲別

奚朝瑞詩

月夕坐叢桂下鼓歸耕一再行有伴以詩卷自休陽
至明日有客以詩卷自黔至喜吾鄉之多詩人也倒
屣亟迎客沽斗酒相勞苦醉語客曰吟安一箇字撚
斷數莖髭詩以可苦而攻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不可以苦而悟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吾見子蟬蛻
矣

常御帶論孟集語

國朝有以論語爲相業者矣兗戈和弓屬韃左右而
用心鄒魯之書則四姓小侯所絕無而僅有也予不
及識常侯而有道其子閤門君之意者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乃翁以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君其懋哉

胡氏乞米詩

鄉人有胡君者本衣冠子奮空拳與窮餓敵幾爲所
得者數矣蓋其計有三左去筆峯下而家行在所以
寂易喧一左也脫夫湏襪而衣縫掖以實易虛二

左也不能拾墮樵煮瀑布而爨桂炊玉以有易無三
左也繞腹之笈如束濕而驚雷怒號亦難乎其爲情
哉間嘗自作乞米帖與里中人世無監河侯將如子
何也他日予訊之曰士有朝不食夕不食而使饑餓
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是也然爲所識窮乏者得我
而爲之孟軻氏亦謂之失其本心已之亦是也錄前
之說子窮其瘳乎繇後之說子窮未渠央也雖予亦
將如子何哉淳祐六七九里人方某書呂左史所與
詩後

程達原字訓

始達原邀予半道班荆相與語偶及世所稱謂曰官
人者予嘗離以爲謔人而不官者蓋有之官而不入

者滿天下也達原憮然笑曰非謔也因出字訓示予
爲題其後曰史弘肇不識字固也張禹孔光學爲帝
者師不識止字諂王鳳柳河東文如五緯麗天芒寒
色正不識正字陷任文黨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賈
誼痛哭流涕之書漢廷無出右者皆不識命字一斤
不復至於憂愁悲鬱不得其死然則古今大儒不識
君字訓之字者蓋多謹母曰小學家

思齋說

客有袖思齋說以來者曰願有謁也予讀之曰思固
有說乎此心天也至神至明至虛至靈意見之萌重
淵風行適波其澄念慮之興太空雲生適滓其清故
寂焉而疑不將不迎闕焉而精靡爲靡營此之謂無

思無爲此之謂何思何慮此之謂不思而得蓋天命之謂性也奚其思然而均一物則此何爲而堯彼何爲而桀均一陰陽此何爲而回彼何爲而跖是知弗慮胡得惟其慾之窒否則鑑明也而墨有物之食弗圖胡獲惟其義之集否則蹊南也而北有茅之塞故曰思無邪故曰思則得之故曰心之官則思蓋率性之謂道也奚其勿思試嘗語予周公待旦之思此思也所思者何事揚子深沈之思亦此思也所思者何謂子歸思齋而思之如火斯然如泉斯達則謹思其在我者勿思其非我者可也客曰唯請筆之

代題同銓小錄

淳祐五年春 皇帝下明詔嘉與士大夫更始一時

羣彥魚魚雅雅集闕下于是國之貴遊子弟銓于有司者與觀光焉何其幸也越四月甲子合凡與推擇者若干人集于依光叙同盟侈殊遇也酒行有執爵起祝者曰吾儕賴上恩藉祖父澤今茲幸且仕有敢負而君辜而祖父者乎有敢黷于貨荒于政者乎有敢以麒麟之楨而狼如羊貪如狼者乎皆曰不敢審不敢則爲我醺此其所以識也坐者皆醺旅酬而進曰吾儕勉之毋使人謂徒讀父書澤祖笏以庶幾祝規某旣書紳遂緝以爲小錄題辭

郭氏種德庵記

水心挾老筆名一世至爲種德翁記庵大似辭費翁家橐駝種樹之說曰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

其築欲密此種德說也君其問諸橐駝水心猶落第
二歛方岳

忠烈劉公遺事

比有上功幕府譚以陣歿為死節者予書其牘云死
事與死敵異死敵與死節異意以為驅馳戎馬之間
邂逅鋒鏑之下未得謂死節耳議不合則為一筆勾
倒嗚呼吾獨不得如忠烈劉公事使執簡從太史公
牛馬走後顧使此筆為一殺死健兒辱也耶天寶時
誰實富貴以疽潰天下而不識面之顏真卿死之此
可為忠烈公六太息也淳祐丁未良月晦歛人方岳
書于金陵

林君詩卷

予耕祈下自五月至于七月不雨惝惝然與鄰翁井
隧而甕灌之苗則稿矣歸卧蝸牛廬有寘一卷書床
頭者取讀之如挹高人勝士而忘予之與芸夫莛子
伍也如藐姑射之飄飄吸風飲露而不知門外火雲
之蒸肉山也如三日之霖沛然建瓴而下之不自意
山田之生煙而澤田之飛塵也嘻其甚矣予所謂藜
藿拄乎魁颯之逕聞人足音跣然而喜矣敢無順下
風以立淳祐八七廿四秋崖人方岳書

潘君詩卷

潘德父詩不宮不商自成音調水心謂永嘉言詩皆
本德父意其傲兀試席如深叢孤羸一第溷渠耳顧
乃鷗其冠為老閣門士固有不遭如此今君與之同

姓也同里也同鷓冠子也而窮於詩又同豈其苗裔
耶何酷似也雖然毛錐子安用哉

徐貳卿與彭監帖

巢元脩間關萬里訪兩蘇公嶺海之南意斯人不復
可見而何人毒徐仁伯彭君自臨川絮酒會其葬于
玉山斯亦奇士矣仁伯斃時蓋司成也予以博士與
辟雖諸公日日守光範門白其寃

天子爲下中執法治詔獄而竟鷓突不得賊時豈無
許孟容呂元膺等輩哉然則唐之中葉彊藩悍鎮疽
裂癰潰猶爲有紀綱也因讀彭君事寄此歎息

跋人會稽詩卷

予未嘗絕胥濤而東得功甫詩真可卧遊然禹穴自

是後人一疑獨喜吾家老于墨池無恙耳

書景獻府講詩終篇

某猥以踈蕪濫塵講席起采芑止殷武凡百二十有
九篇雖不能析微闡幽該貫融徹而依忠依孝未嘗
敢不謹焉惟尊聞不貴博而貴精惟行知不貴敏而
貴力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豈但多識草木鳥獸之名
而已者一字之訓一事之義蓋有先儒之書在承宣
爲學日益其自得于遺編者久矣某敬畧

跋月潭淨照詩

予平生喜從山僧野老遊而出世間者抗塵走俗又
有甚于世間者以故所見多是畫庫門鑰匙色淨照
師出詩卷爲讀之竟如盤饌春多筍厨薪濕帶苔能

道當家風致雲歸大侶諳風勢水咽多應恨世情有味其言之也雖然政使如貫休齊已於子法中猶是六十四種口業未知與畫鑰匙僧孰愈子歸扣碧潭秋月而問之

跋謝正夫論語言仁

謝正夫出此編三復敬嘆蓋亦知學者所用心矣至請爲下一轉語某則不敢孔門惟一顏子三月不違然其於仁也敢問而不敢言也若宰我子貢開口便遭鉗椎矣君歸見堂下老斲試以予言問之

跋岳武穆帖

王之討楊么也過師吾里留題東松庵壁上老墨飛動忠義之氣焯如所謂因邀後軍王團練者蓋後來

告變之王貴號王鵬兒者也天兵濯征偏裨之在行者多矣獨邀斯人者飯其愛之必異於餘子孰謂其報知已一至此極哉司馬文正公之邢恕王荆公之呂惠卿世固不少而逢蒙殺羿孟軻氏顧舍蒙而羿之責又何也淳祐九年六月朔敬觀于廬山郡圃之愛蓮堂附此嘆息

跋崔菊坡洪平齋與高守帖

崔丞相所至莫府極天下選觀此諸帖亦可想一時賓主之際矣天目之老猶及以鴻文大筆行端平元二間而臨邛史君特麾屢麾不一麾而歿則天也自我得二士意氣橫九州菊坡於此信不凡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之二客者抑豈今世之周旋獲笑顛

倒逢嘻云爾哉三復感歎淳祐第九重陽歎人方岳
觀于江東道院則史君令子爲脩水尹云

題朱兄文

晦庵諸孫訪予龜崖下適會昭武之役不能烹伏雌
爲半日留但相與苦話一頓因歎曰夜來與泉使言
吾輩遂爲世之狼籍人矣東邊去撐觸人了歸西邊
去撐觸人了歸已自可笑今日只與朋友談文又不
能道妙道好真狼籍人也然竹坡喜誘進後輩見詩
即李杜之見文即歐蘇之後輩不解其意多是顛了
至有自號詩壇復古者然則予狼籍人不狼籍矣他
日見竹坡出予此紙必撫手曰前言戲之耳君歸盡
取晦庵書讀之予無以贈君也

跋徐衡伯詩

始予與衡伯別祈山時未有能詩聲也亡何而寄詩
惟揚已非吳下阿蒙不數年見予辟雍則詩又進予
曰此脫殼之雛也離混沌矣又數年見予樵溪則詩
大進予曰此泛駕之馬也爾空虛矣雖然雛之脫殼
也啄菹之馬之泛駕也羈勒之子謹焉而已抑予所
望於子者非詩也不知子之進于學亦有如子之進
於詩者乎試嘗問子學者之學至于孔孟而止矣孔
子刪詩不自作詩也孟子言詩亦不自作詩也孔孟
之所不作而今之學者窮日夜廢進修而學之高者
曰選詩吾師也下者曰唐詩吾師也學唐學選者幾
何人矣不能唐不能選不論也苟選矣鮑謝諸人而

已耳苟唐矣劉柳諸人而已耳况又不劉柳不鮑謝而曰某澗某某磯某某云者詩乎哉不學孔孟之不作而學唐選之作不學唐選之不苟作而學某磯某澗之作予憂子之詩之進而子之學之退也於其歸也不敢以頌而以規

跋金尚書奏藁

誠齋跋尾之明年其實始生然則於尚書公猶未得為互鄉童子也其所論著某何敢贅二辭顧無以復命臨川史君則拜手而筆之曰蘇長公有言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其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共惟阜陵之聖自堯以下無譏焉一時從臣適相會聚有若我尚書公者四人而小官之謁吏部銓避而窺屏間者蓋楊誠齋也五人者皆千載人而同出于一時嗚呼盛哉此阜陵所以聖也寶祐改元除日後學方某敬書

跋李君蜀議

漢騎城夔仲謀懼文壇入劔孫吳平素船倒峽長江一昶俘入朝江南下無蜀則無吳李君之論偉矣然猶是余毅夫未入蜀前議論耳前救敗棊之着固應尔今日活死棊之着當何如王積薪輩幾無措手處矣使遇驪山老母心自別有一着寶祐二閏廿二方某書

跋許兄桐嶺書院本末

某之生也後不逮識所謂桐嶺者然觀一時師友之

盛可以知主人翁矣它日識其再世孫簡于廬山問
書院無恙乎曰嘻是十年前猶巋然魯靈光而今其
亡是公矣予曰廼翁之以貲甲其鄉孰愈裴晉公之
以勲高天下也夫以勲高天下不能永綠野之存則
夫挾貲以聘士云者又烏能必書院之不亡也哉盛
衰之難常而富貴之易及固如此雖然綠野晉公一
身之所遊處私之也書院廼翁與四方學者之所藏
脩公之也功業不泯則雖一身之私而強藩悍將爲
之興懷孰謂義理在人心而象山翁李瑟書冊之所
捷乃翁群六籍萃百氏以與四方學者共之之處顧
獨無一慨於角弓之詩三復於甘棠之章者耶子其
識之淳祐甲寅臘七新安方某書于荷葭塢中

跋陳平仲詩

雲谷謝公使治鑄之年過予崖而西也手其友陳平
仲詩若詞三鉅篇示予讀且評曰本朝詩自楊劉爲
一節崑体也四瑚八璣爛然皆珍乃不及夏鼎商盤
自然高古後山諸人爲一節派家也深山雲卧松風
自寒飄又欲仙芰荷衣而芙蓉裳也而極其摯者黃
山谷詞自歐蘇爲一節長短句也不絲不簧自成音
調語意到處律呂相忘晏叔原諸人爲一節樂府也
風流蘊藉如王謝家子弟情致宛轉動盪人心而極
其摯者秦淮海山谷非無詞而詩掩詞淮海非無詩
而詞掩詩若西麓君所謂奄有二子成三人者歟窺
豹一斑則娥眉不及宮前柳一度春風一度開唐人

得意句也白露橫塘一片孤山幾夕陽真情順下風而立矣因筆其語集中明當嗽白山水焚不乳盡觀之

跋趙兄詩卷

予非知詩人趙公迫而與言詩過矣然予觀世之學晚唐者不必讀書但彷彿其聲嗽便覺優孟似孫叔敖撥皮皆真予每嘆恨夫晚唐之不昌也君其肯之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寶祐甲寅良月中休秋崖方某書

卷終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四

方岳

巨山

祭文

祭岳武穆

神京鱗介腥衣裳三精霧塞天無光鼙啼鼙嘒紛披獨中分宇宙尊犬羊誰其與者淪網常受計于虜扼我吭王心凜凜天蒼蒼以次束縛歸朝堂自南自北諾已償焉用與虜爲斧斨爲讐報仇胡不滅至今淮塹爲河滄每觀王傳心摧傷怒髮爲立膽爲張皇界予邑于祈閭聞王有像西山岡欲往從之潔予觴簡書之嚴不我違今且去此何敢忘牲肥酒香時日良金戈鐵馬山茫茫

祭魏參政

嗚呼蜀自三蘇公不作于今幾何年兮予嘗意其水
而山羞天地之秘寶韜光剗彩鬱屈而不平兮故
其發也敦焉而有斐君子特立于西州學探邃古之
奧文洗時俗之陋而浩然于曾中者自一宇宙兮蓋
蹴訓詁之圃而姬孔之與游以其精微者治身以其
粗淺者治世是心固將堯舜吾君民兮而不知一蒿
杭之何以障百川于橫流彼誰其秉國之均如重陰
且霾日月爲之晦冥兮而矯然獨鶴之嘹唳乃欲空
百鳥之喧啾抱遺經于荒遐之裔樂斯道于寂寞之
濱者與歲月而相忘兮亦旣築山房于白鶴之麓而
眠雲卧雪吟風醉月侃侃乎其無物外之憂但遨嬉

于翰墨之林而秦篆漢籀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
兮至其妙于心則伏羲以前之大易而筆于書則獲
麟以後之春秋忽雲翳之劃開豁中天其大夜下尺
一趣諸老以來歸兮人固以爲適當太平之期頭觀
德化之成而衆君子之聚在本朝者殆將人稷契而
身伊周歷觀近歲諸賢之志各欲出其力以救斯世
之淪胥兮而彼蒼者天豈其不欲平治耶胡駕言中
道而摧輶兮西山其頽而天自之老晉陵之魁亦相繼
而凋落兮獨吾白鶴山人在而且猶旁睨如棋之局
孤閑橫水之舟然度幾其可以繫中外之望以待天
人之定兮而復乘雲氣騎箕尾渺松江以上征而不
爲蒼生其小留疇昔之夜謁公南徐曰衆謹之不可

息而予亦信以爲然兮及今見之則慨嘆其爲李西平之子而嘉獎其爲異于減宮馬武之儔人生傾意氣耳故今聞公之喪晝喟而夜吁兮而况朝失元老士失宗儒其將付斯世于悠悠乃作白鶴之些曰白鶴飛兮山之幽梳雪羽兮風颼颼時不與兮吾誰尤白鶴歸兮河之洲蘇臺杳兮雲正愁嗟華表兮天知否

祭趙龍圖

某窮居讀書常竊有歎曰嗟乎士固有精忠皦日星勁氣勵金石勲勞在社稷名聲震闕河而卒爲當代之所咨嗟後世之所哀痛者矣使稚恭鎮襄州此其志何如也北伐一疏氣吞群胡當時自河以南皆懷

歸附則亦不可謂有經濟之意而無其畧者丹水一衄遽可以成敗論哉國步多艱慚憤而歿是殆可悲也已某故于公之云亡以其悲稚恭者而重爲公悲之嗚呼公之失守襄陽蓋所謂人能搏猛獸而不能不却步于蜴蜥能砥劑風寒之客邪而不能不傷生于尋常不虞之酒色也歟當其麾韃兵十數萬而却之以嬰孤城于百戰垂亡之餘功亦不細矣而梟獍驟興于肘腋之間虎兇突出于檢柙之外遂使曩時之竹帛晦昧于公議者之口而後世之簡牘不知又能如庾稚恭有爲之歎息以否孟明不復貸則亦負殺之恥而死在傍奚而憾而累彼青山傷哉素輻獵獵霜風訣茲一卮

祭杜丞相

嗚呼天下不見司馬文正之忠清粹德兮于今百六十有二年世道之升降凡幾人材之消長凡幾蓋有不勝其慨然者矣而公方起從海濱共更化絃一時之兒童走卒亦皆論名氏兮而都人士之攀緣相登爭覩其儀形者亦皆咨嗟太息以爲甚矣其似文正也是何退然山澤之儒懼如列仙上方舉國以聽焉而四方顛顛延頸跂踵以望太平之期兮柰何乎心勦神疲于應物其胃中之所欲爲者曾微江河之一涓雖移疾者婁然猶國有著龜士有砥柱若不見其運運兮而君子恃之以無恐小人讐焉而莫前今夫矣而未遇復矣而未泰兮正升降消長之一機也而

公乃騎箕尾而捨旃將恐上心漠然于此矣而元衮亦無與相彌縫兮凡吾黨之所扼腕者固匪人之所垂涎天下之勢方如駕漏舟于風濤浩渺之衝兮忽檝摧而維絕則旁觀之損神亦不自覺其失聲而呼天試嘗評之公之與文正其清介同其公忠同其夙夜盡瘁以遺其身者無不同兮獨秉國不及于踰年而青苗助役之未蠲然而青山流水居無五畝之園以獨樂花木之秀野而藝風煙兮則公之貧又似乎嗇賢意公之心使天下清明常如今日不至于變怪雜出舞魍魎而號狐狸兮方瞑目于九泉古所謂死而後已者其公之謂兮吾爲天下悲而已矣不自知其涕漣

祭徐侍郎

靈之游兮淒其以風噫慟以較兮洵胥濤而與東噫
世無羊叔子兮莽吾寃其曷窮噫非此其悲兮羗世
變惟時恫噫時取勢耶天平人乎求所以死公者而
不可得也渺顓帝兮深衷噫

祭徐知郡

始予棲遲如桐未絲璞未規也爨者薪之有則其湊
孰予竒也公顧曰嘻非熊非羆非虎貌也文士追隨
一雄萬雌獨已知也風樞暑池高論炎羲夜以曦也
醉墨淋漓急驅龍驪走蛟螭也予起鋤犁歸袖披披
喜不貲也迎笑以嘻謂非群兒我著龜也曾幾何時
東臯語離哽相持也聚散參差而我心期鍼與磁也

歲如何其物換星移天一涯也簪盍勿遲于宦之岐
或並馳也今我來思有傳者誰公其萎也我心則疑
天實生倚竟何爲也風鬣霧鬢長鳴之遠孰與羈也
煩劇之治如理勞絲愈剝削也老筆聽辭如冰之澌
潮之滋也落落松姿秀目踈眉休顯宜也立之文墀
則麟儀儀鳳師師也柰何乎噫濂溪之漪終一麾也
有翩者旗回鴈之陞古驛悲也時方惇惇放予茅茨
莫爾咨也歲則一暮凶間我貽涕漣漉也曰阡有碑
爾作銘詩謹勿辭也朋友道隳絮酒則醕誰其醜也
長夜渺瀰晤言如篋今已而也下亭之祠有扈江籬
尚薦詞也

祭胡文偉

惟公蜚英場屋養浩丘園雍齒且俟長負秋風之恨
劉蕢不第空餘月旦之評駒陰奄及于禫祥馬簞永
懷于窀穸屬某負薪之有疾吁嗟執紼之無繇乃溯
芻靈漬予絮酒嗚呼兄子猶子愈增坦腹之悲吾翁
乃翁徒洒交頤之淚

祭杜尚書

鳳城峒堯湖山春只月戶雲房愜幽人只有癯者仙
翩綸巾只左吾詩書右菰蓴只藐予過之孰主賓只
偕一道士鄭子真只詩以吾盟不吾嗔只月窮星回
幾何晨只橐瓊戟纛來宣旬只銘常勒鼎粲經綸只
文昌太微履星辰只天飛泥蟠邈無垠只駕朱兩轡
適予聞只公既乘雲騎麒麟只聿其祥琴迅義輪只

敢拜稽首誅憑茵只植象環金儼綬紳只竿綠彛黃
薦吾醇只列星在天杳音塵只詩情不磨黯湖濱只
祭外姑李夫人

世所謂婦德者將續巴清之傳乎抑爲姜母之詩乎
徒舉梁鴻之案乎寧斷樂羊之機乎我外舅氏維書
之癡曷其相之維婦之儀我姑我嫜我饋我飴勉勉
夫君勿或爾思孰爲親娛俯青以歸書既薦只家則
棘只杞城其崩惟其發只乳余呱呱有三其雛爾鞠
爾育亦孔之悲州兮弁兮襁者裸兮曰有室家艱且
嘯兮四十一年靡澤靡脂言撫其書有涕其而我思
古人懿其廢幾疇昔謂某玉潤吾楣伸乃翁者匪子
子誰雖則一科莫補餘遺永懷契闊官轍差池古今

在傍奚而憾而累彼青山傷我車輻獵獵霜風訣茲
一卮

秋崖先生小彙卷之四十五

方岳

巨山

墓誌銘

奉議郎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吳公墓誌銘
予頃佐淮東軍休寧吳伯玉幹饟餉間以事白府輒
過予予輒爲具鷄黍酒行輒撐拒曰平生毋酒長毋
多酌我然覺其意酬如也最後望其面深墨與之揖
三引其氣而語厯屬旣坐閣閣然喘不休徑起索輿
去留之飯不可無幾日公亡矣于是紹祖適歸里旁
無強近之親予白府移書漕臺屬西幹主後事兩司
賻特厚歛以無憾是歲端平三年也年六十有六矣
公諱天球伯玉字也曾大父某大父某諸父連取科

目伯氏天驥為尚書郎公登嘉定七年進士第官自
修職卽至奉議郎歷廬州廬江尉點提坑冶司檢踏
官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公于是將遂亨矣事有大
謬不然可為流涕痛哭者蓋不為公惜也

國家失汴至是百有餘年未有窺左足向夷門一步
者朝議以三廂兵復三京凡淮東泗宿宋永南北軍
之在行者趙公葵實將之遂以公為隨軍錢糧受給
中原淪胥父河失故道餽漕絕五河口遡大小清河
略葛驛以達于京師綿千數百里無人煙率虎豹所
嗥魚龍所家也軍無乏興遂入汴趙公于是盛服行
宮闕省宗廟吊遺黎故老以布宣明天子威德亦一
時之盛已方是時將下制書定功令而潼關以敗聞

趙公遂班師公事格矣不然豈直一陞朝官哉公以
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歿二子前卒其承重者孤孫
紹祖以淳祐三年十二月甲子葬縣之睦親里富潭
銘曰

能否人也窮達天也成敗時也離合機也允乘爾時
而孰握之允投爾機而孰躐之翼翼神京旣摯以淪
勞而不勲其天其人我窮曷嗟忝離之復復哉復哉
有瞑其目

鄉貢進士汪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某兒時見里長老數一時之勤下學者必曰汪清英
某嘗問焉曰公今安在曰嘻死矣其勤何如曰清英
讀書無晝夜寒暑居窮山荒絕處日一脫粟飢不且

也霜晨雪夕擁黃紬被披吟益悲苦僧或爲束緼火
爇松釵輒搥手卻之曰來睡思矣毋須此自六經諸
子史無不蠅頭字抄節之歲辛酉貢禮部捷者及門
而毋亡清英素羸坐自刻勵以苦其身而又罹母憂
乃不踰年而歿蓋毀云後二十有二年某婿于公夫
人季氏出其平生所爲文數十百首他所抄節巾箱
冊號中堅若唐綱等類者又累數十百萬言泣曰未
亡人不能訓其子將無面見夫子地下始君未十歲
兄公試君鄉人攤墨義君操筆立就一座盡驚歸以
其遺孤女女君其將使夫子瞑目于數十年後者非
君也望而誰某既竊奉常第夫人喜曰可矣吾遂得
籍口下報夫子矣嗟夫自有科目以來得士最盛然

以破碎聲病之文決得失于一夫之目亦豈盡然哉
觀公一生刻苦曾不得與等輩試禮部何其難也而
今之場屋士至有言伏獵而書弄麈者率皆拔高薦
躐危科又何易也公諱某清英其字夫人後四十一
年當淳祐某年月日歿二子某一女歸于予以其年
某月日塋環村之原銘曰

翁半空山夜不眠風抄雪讀四十年人皆青雲翁沉
泉彼斷機者誰其賢噫何時兮書始傳

朝奉大夫知道州徐公墓誌銘

始予耕析下聞有新令尹至者約其民曰爾士爾學
爾農爾耕毋或以非爾事姦有司令不敢爾貫其敢
以游徼嗇夫踵而門尺寸圭撮非法取而羸爾其唾

予里父老既爲予道之問孰氏曰不知也墻壁無文
移來幾何時曰不知也催租吏去不來者月十日矣
居無何令尹枉車騎顧予予以毗辭不見不可則迎
拜延上坐問其所以來者曰子游爲武城宰識澹臺
滅明子獨能終老牛口之下乎吾是以來子毋愛于
言也既去問知其浦城人魯國徐文肅公之孫任以
爲承務郎方是時其諸父茂翁直翁言論風指爲一
時名鄉大夫而令尹能自濯磨落落不肯出人下意
徐氏世不乏兩翁也去之十年乃官不過朝大夫位
不過郡刺史死矣謹按文肅公諱應龍任光祿大夫
守兵部尚書以徽猷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贈太師五子蒙知南劍州將樂縣榮叟參知政事清

叟工部侍郎今爲煥章閣學士知漳州所謂茂翁直
翁者也深叟軍器監丞獨其伯曰子愚蚤卒贈朝奉
郎公其子也諱拱字拱辰曾祖智接贈太子太傅曾
祖妣楊氏秦國夫人祖妣吳氏繼施氏魏氏皆魯國
夫人妣施氏宜人累官朝奉大夫歷任監臨江軍新
淦縣酒稅知紹興府會稽縣丞知徽州祈門縣廣東
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通判南雄州知南雄州兩易
知高州知興國軍改知道州淳祐四年夏某月代歸
某月甲子次衡陽驛暴病痲以卒得年五十有六公
資明銳瘦隱立見老猾吏不敢嘗以事所在職辦於
新淦寬征通商庚前之通有司者不訾而筭以羨於
會稽浚暨湖漑民田歲以不曠于祈門養士如諸侯

學聘進士之里居者使教焉歲飢畫荒政以振窮而安富部使者下其事爲四十三縣式於廣東峒獠群輩張甚監軍督捕最于南雄攝守事以治狀知其州於高州海盜晝掠以州兵擒其渠戮于市事聞知與國以嫌自列改道州州以寧一于是作湖南道院以表章濂溪之學而安樂其民可謂材也已初公爲令尹旣過予一見定爲莫逆交率晨興飭讀書林已則商略古今人物抵掌談天下事後當成敗劃然聲撼林木或時把筆爲詩若引酒一拜行往返賡酬以十數蓋其捷疾若風雨以是爲笑樂每夜漏下鴈鷺行抱文書以進輒可否之多至千數百言不停綴其剔久蠹剖滯訟若東三峽之湍流而落之也若注馬于

千尺之坡而奪之槩也若干將出于櫝蛟鼉截而虎兇剽也予所親見如此夫有才者未嘗不欲用于世而用世者每患于無才則理相求而勢不相遭也事相湏而年不相待也悲夫六年某月日夫人與其孤葬公于縣之下亭夫人鄧氏封宜八孤曰銓孫迪功卽新潭州長沙縣尉嘗爲兩浙轉運司發解進士曰銓孫將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公旣葬之年銓孫走行在所見予辟雍請曰先君子葬未有銘非敢後也唯是春秋窀穸之事不肖孤不敢委之以來知吾父者非子而誰願有述以碣諸墓某其奚辭則爲之銘曰有銓其刀不可以切太阿無前匪闕則折蠢蠢不材何有何亡曰維材矣不柱不宗栽者培之而固摧

之曷疇于天公則隕之楚山叢叢淒其以雨鴈驛荒
寒一碧萬古公歸來兮下亭有松有松有楨尚式來
者

鄉貢進士柯君墓誌銘

故人子柯應鼎以國子博士何景顏書介其所爲柯
從周行述來離席泣曰先生辱與應鼎之父遊敢請
銘始予從劉耕道先生館薦橋門時朋友則陳彛仲
劉至能兄弟從周末至于後至能以丙戌進士得黃
巖尉未上而歿其仲其季亦相繼歿彛仲甫陞舍而
歿從周僅僅名薦書今又歿一時遊從唯予在矣予
銘從周其奚辭則發書讀之曰嘻博士之言信抑船
粟以哺饑梁川以利涉者其細行耳予獨悲從周羸

糧千數百里餘半世干外以從師問學爲事而志不
克就以卒死于行在所也從周諱維翰興國人嘉泰
三年春正月丁酉生淳祐七年冬十月戊子歿得年
四十五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其郡東六十里曰釣
山曾大父震遠大父伯壽以慈明恩授迪功郎制所
謂孫爲俊士身燕高年者也父必勝三子應鼎習周
禮冠鄉書應時習詩應明習易貢太學銘曰

嗚呼古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羸糧以從師者爲學
也今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羸糧以從師者爲仕也
爲學而忘其身非也爲仕而忘其身尤非也吾於從
周有不釋然者矣雖然薦紳之士死社稷介冑之士
死封疆而吾從周死庠序則亦死于其職矣吾烏乎

有不釋然者耶歸余舟兮千里封余土兮一抔悠悠
兮江波柰何乎從周

操處士葉夫人墓誌銘

操君明甫家浮梁予不能知其人也而識其二子且
十年伯氏節甲午癸卯貢其鄉仲氏斗祥登淳祐元
年進士第予參督視府議時寔以江寧尉爲同僚他
日節墨其衰以來予迎問故趨且泣曰節之先父母
就養斗祥亡幾何代矣忽有若所嘗省趣治裝先斗
祥歸歸不再閱月棄諸孤今茲卜遠日維食乃月正
元日節不敢寧于几筵徒跣數百里來乞銘予一再
辭不熟于之先君子不肯去則取其行述讀之云云
其凡謂君盡涉獵羣書頗以論孟爲實踐履所謂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蓋其常常口之而不置者也平生
環書一室畫司馬公其中四壁列晦庵先生白鹿洞
規雖晚讀釋老書持取其言合論孟者謂泡影露電
似逝者如斯遺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此
吾養心寡慾之說也非與故能居家不以私效義居
鄉不以富害仁在金陵時府方理園土移數十囚尉
舍夫婦惻然憫其瘦貸鄉商衣食之予讀至是慨然
曰是可以知君之先君子與其夫人李氏矣乃予銘
曰

禮魯考也萃祖考也志淵考也昇之其諱也淳熙某
年夏閏月某甲子其生也淳祐九年秋八月甲子其
歿也十年之夏四月辛酉其壙也安東之桂林其藏

也葉其氏而諱純真者君夫人氏也後君一年而生
前君兩月而歿與君同日而崩福西之鹽梅嶺合而
書之而日之而地之也節斗祥之季待補太學生斗
樞其暮子也壻某人其女也十男女其孫也嗚呼雙
丘尚或式之者曰此維操處士君與其夫人氏詩書
之澤也

九世孫顯用重編

十世孫玠瑠琅璞校正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五終



程